

御選唐宋文醇

蘇軾文



卷四十一
之四十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一

眉山蘇軾文四

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詩論

禮論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宋襄公論



伊尹論

周公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御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一

蘇軾文四

禮以養人為本論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

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為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

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

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推明董仲舒劉向之意。以立言。雖未嘗於漢書禮樂志外。別有發明。然固古今要論。亦足見其所述之知所擇也。雖然。論則要矣。而自董劉以後。迄於蘇軾千餘年。而三代之禮。不可作。自蘇軾迄於今。又將千年。而要亦無異於董劉時者。豈其間遂無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讀董仲

舒劉向蘇軾之論。而慨然興起者乎。而何以寂爾也。蓋禮者。動於五性之中。而貫徹於五倫之內。即是率性盡倫之實事。而非別有繁文曲節之可言也。是故五性盡而五倫明。五倫明而天下治。而禮在其中矣。基諸深宮之中。達諸海隅之遠。非一手一足之烈。一時一事之間。所得志。故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必也元首明而股肱良。立綱陳紀。始正其大而漸及其細。子孫相承守其已善。而補其未善。使人人自得其性。自叙其倫。則舉其所已行之成迹。而載之典冊。曰禮也。云爾。記曰王者治定制禮。豈治定之後。別聚

文學之士纂輯一書謂之制禮哉凡其治定之迹皆可以為禮而世守之也若於率性盡倫之大未知如何而專取周旋揖讓升降俯仰之文命之為禮欲四海之大莫不遵而行之宜其議之如聚訟而頒之海內詔書來但挂壁也劉向曰禮以養人刑以殺人制刑則不忌制禮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信已然此養人之禮制之朝廷而行之四海四海不行則將任之乎抑刑之也必曰刑以弼教矣然則民之多辟業已不勝其法網之密忍又為是周旋揖讓升降俯仰之繁文末節而階之為禍乎如曰

任之則所為制禮者不過宇內多此數卷文字而亦不足以養人矣然則禮固不可為為之其必無日乎曰事在勉強而已率性盡倫不可一刻廢則何嘗一刻不為禮也若其可以成之為一代之禮而足當為國以禮之目則非可以斬其名而飾其貌者也且記固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矣乃漢唐以來雖三公可朝爵邑而夕罪隸至於儀節之末則襍禩之夫皆欲其奉行則已非禮也已無怪其不能行而為具文也誠使君公士大夫相與納身執物朝夕講貫而修習之且勿責之庶民及其至也上行下效萬

民自有馴至之勢焉。此則所當勉強者也。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己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

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

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

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至誠不欲速。不懈三語。聖學聖治之本矣。然而本之中。又有本焉。使無以實見乎天理。民彝之極致。萬事萬物之當然。則雖愛民發於至誠。而愛之轉以害之。加以自信。而不惑。歷久而不懈。豈不滋病乎。神宗之青苗等法。實欲利國利民。非有私也。特以不明物理。不達人情。愈至誠。愈不欲

速。愈不懈。愈謬。以千里故。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既醉備五福。而以昭明有融。為攸好德。非此之謂歟。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欲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况詩者。天下之人。匹夫

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

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

其所以為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夫詩之興。固亦以分別比興。千古定論。若夫雎鳩摯。而有別。謂是比。而非興。猶是沿習。詁訓而未思也。關雎只是興。聞其關關和鳴。見其在河之洲。因以起興。云爾。其謂摯而有別。正軾所謂刻求之過。昔人不云乎。雎鳩既是鸚類。不應以凶殘猛鷲之

鳥比淑女君子矣。若其所稱書出於一時之語言。易不若春秋之謹嚴語。頗率爾讀者。節取焉可也。

儲欣曰。如漢唐注疏云云。是古序所謂詩有六義者。蚤缺其一矣。前後相沿。不悟得明眼人。拈出。然後六義具。而詩教明。其有功經籍如此。徒竊蘇張之緒。餘者能乎哉。亦好詆之過也。

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偃僂奉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抔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

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簠。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

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

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惟○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軾與二程同在元祐朝伊川好用古禮軾意不然兩家弟子遂至互相抗侮竟成洛黨蜀黨之目元豐羣小方睽睽伺隙而諸賢不悟自相謗毀至紹聖初乃盡竄嶺海可哀

也夫禮者何仁之見諸行事者也禮有古今仁亦有古今耶苟可以達吾之仁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是則為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軾之論實有得乎禮之意雖聖人復起不易者也雖然仁之難成久矣必協於無過不及之中而後禮具而仁以昭然則雖有聖人亦不能不監於往古之成憲以求其無過不及之中也明矣縱或信古太篤泥古太深要亦不失為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之君子而軾虐謔之樂聞軾說者遂於好用古禮之人如見怪物焉則又豈禮也哉洛黨不能堪於是朱光庭賈易輩遂

以謗訕朝廷誣軾等則更為至無禮而大不仁也已讀軾禮論軾之本意自明洛蜀兩家得失之故亦具可考軾不云乎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然則軾又何嘗謂古禮可盡廢哉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義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於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於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

猶朝於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於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天歟。為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

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於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據論語以駁公穀其解甚確。

御選唐宋文酌卷四十一論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七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燔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殼棘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

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宋襄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

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儲欣云。宋襄舉動煩擾。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的與王莽一轍。然吾謂五霸列宋襄。此相傳之謬說。其實非也。五霸若并前世言之。周止有二焉。齊桓晉文而已。若據孟子書。專指春秋亦二百四十年間。自有五霸。與襄無異也。蓋自同盟幽而齊霸。戰城濮而晉霸。封殺尸而秦霸。殺陳夏徵舒而楚霸。三駕楚九合諸侯而晉復霸。然則所謂五霸

者。齊桓晉文也。秦穆楚莊也。晉悼也。宋襄何有哉。坡公謂其盜仁者之名。吾謂其并盜霸者之名。而不可以不辨矣。欣意謂軾只辨宋襄不足為霸。而不知五霸中實無宋襄也。今按杜預注。左傳謂夏霸昆吾。商霸大彭。豕韋。周霸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趙岐注。孟子用杜預後說。荀子稱五霸。謂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顏師古注。漢書則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歷代諸說本自不同。欣意去宋襄。用晉悼者。則以左傳有晉復霸之辭也。晉悼之霸。何休謂霸不過五。不許其霸。孔穎達謂霸

者強國為之其數何有定限斥休為鄉曲之學孔意霸不妨於有六晉悼自在五霸之外則欣斥宋襄登晉悼以就五數此其立論之本也間嘗論之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夫桓文一世之所矜尚而仲尼之徒至不以挂齒豈矯異若是夫亦曰君臣之義自是漓焉爾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天子之國也民天子之民也天子使其國牧其民以守其世祀而乃摟諸侯以伐諸侯陽以尊王室為名而陰以行自雄自長之計逢王室之不造天子僅亦守府乃如其意而與之以長諸侯是不臣

之漸也非君臣之義也夫君臣之義窮天地亘萬古而不變者豈曰將以天下奉一人哉蓋必如是而後乾坤清夷自橫目之民下逮於肖翹之屬始各有所安其食息耳有或為之亂階聖人斷斷乎絕之其為斯世斯民計至深遠也自天下為郡縣以後使有藩鎮之屬為桓文之事者出焉則不待遠識之士而知議其非矣三代公侯伯子男奉天子之命以牧其土與民者其與今之督撫守令有異制耳豈有異義焉乃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稱為霸則腐儒猶津津稱道之何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乎然則霸之為

名即非懿稱宋襄之不足為霸固矣而欣謂其并盜霸者之名猶以此為美名而有所吝惜則亦猶有蓬之心也鄭康成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天子之政教也夫把持天子之政教豈仲尼之徒所忍言者乎軾述古語謂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此語雖出自古尤不可以訓王霸殊途猶東西南北之異轍安得圖王不成而能霸夫有天下為天子者果其圖王則孟子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矣豈有不成僅霸之理非天子也非有天下也則又何得圖王圖王者非即所為亂臣乎足以霸則然矣王

其可成哉夫王霸之辨不明則君臣之義不著其為世道人心害非細故也

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

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

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未為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王世貞曰。伊尹事功莫大於相湯。又莫難於相太甲。放之復之。而人不疑其耕莘之心。即素取信於人。故也。論伊尹者。無踰此篇。未嘗不大意也。夫以伊尹之真。而王志堅曰。周公之流言。豈其素不如伊尹哉。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是亦不易之論也。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

何稱將亦稱王也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其

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叔之叛非逆也是其知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

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此與歐陽修泰誓論明文武周公之心。並為扶翼君臣天義之至文。決浮雲掃朦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也。千田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二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二

眉山蘇軾文五

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續歐陽子朋黨論

屈到嗜芟論黨論

景識論

賈誼論

留對論

韓非論

商鞅論

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二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二

眉山蘇軾文五

荀卿論

聖祖御評
謂人性惡誠苟
御學術之偏此
又推極言之理
據精詳非苛論
也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
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
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
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
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
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

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

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

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軾謂李斯破壞周公之井田，然井田之廢，不自斯始。且井田昉於虞夏，亦不得屬之周公。此語蓋軾少作，未檢點處，不可為法。

王志堅曰：鍾伯敬謂長公此論為荆公作，案公此論刻應詔集，乃應制科時作，未有荆公事。伯敬誤也。

聖祖御評

道德刑名之利
害所見明徹而
辭筆亦深絕倫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

印選唐書文序

卷四二

蘇軾論

四

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

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

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老子無為清靜莊列一死生解外膠皆所謂遊乎方之外者。其與釋氏不以中西而異人誠能識心達本源則酬酢萬變正其無為清靜也。竭力致身正其一死生解外膠也。豈曰卒歸於無有哉。且三界惟心不落有無若其分別諸相則言無我者有之矣。奚嘗曰無人而謂殺人不足以為不仁哉。無我故堯舜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也。所為廓然無聖也有人故堯舜其猶病諸也。所為有一衆生未度不

取成佛也。申韓反是其於我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於人也。盡世界之人摩頂放踵以利我而亦為之。此正逆天地之性。拂萬物之情。豈特周孔之所不容。正與釋老莊列冰炭不同者。雖然孔子言之矣。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猶夫趾有蹠者飛不高。趾無蹠者走必躍也。盜賊殺人固不得歸咎於古聖之作刀劍。然而殺人之器必由刀劍矣。二氏之書日在宇宙不能免。中人以下者之誤讀則軾此論亦有所裨補歟。昔我

世宗憲皇帝有言。果能了脫生死則忠必真。忠孝必真。孝如

其不然而徒有見於生無足愛死無足畏則中庸所謂小入而無忌憚者必其人矣大哉

聖言可息千古之聚訟也

胡居仁曰言非之慘刻由老莊以虛無輕天下來亦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發與論李斯禍由荀卿同一公案

聖祖御評

以忍字作骨而出以快筆豈子瞻胸中先有此一段議論乃因留侯而發之耶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恠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

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

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

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子房自以五世相韓。盡散家財求壯士為韓報讐。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儻使其時真中。始皇子房必與始皇俱死。而其時斯高之謀未萌。扶蘇尚在。恬毅諸將無恙。秦國未可亡也。雖其忠肝義胆震動天地。而自達者視之。其行事不猶孺子之為乎。子房本豪族公子。其時尚少。未嘗學問。而秦法挾書者棄市。意其時如東序所陳之大訓。列國紀

載之。嘉言民間蕩然無存。圯上老人當必有所藏者。如魯壁之類。度子房可授。故出以授子房。子房得聞所以定天下為帝王師之道。佐高帝滅無道秦。而韓之讐果以報矣。惠文之世。學校未興。而書遂無傳於後世耳。後世疑為神怪。謂所授之書必用兵之術。則又與兒童之見無異。漢高之取天下也。定三秦之後。子房始歸漢。五年之內。賴韓信東取齊。北取趙。諸侯並叛。羽羽食盡。乃一舉而滅之。自羽食盡以前。漢高自將。以與羽遇。但屢敗耳。此時子房不在帷幄間乎。然則子房所為定籌決勝者。非搏戰之事亦明。

矣。弔詭之士復偽造黃石公素書三篇以實之。皆可怪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

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

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矜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

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史稱神宗欲驟用軾。韓琦不欲壞成例。沮之。軾以此終身。德琦嗚呼。若軾者。真可謂自愛其身者。歟。作賈誼論。宋人謂在其晚年。觀軾流離顛沛。至挑菜度日。夕宿樹下。而若將終身。怡然自得。與賈誼之賦鵬鳥。投文弔屈原者。異矣。當日仁宗得軾對策。退朝色喜。皇后請其故。曰。為子孫得

賢宰相。以故神宗雖惑於讒。未嘗不終身眷眷於軾。比賈誼之見賞於文帝。而終不得柄用者。殆髣髴焉。軾雖知命。不憂乎然。篇末數語。俯仰古今。自傷而傷他人者。至矣。若夫賈誼弔屈原賦。鵬鳥誠紆鬱憤悶。不能見道之明驗。至其哭泣歲餘而死。則以梁王墜馬死。而自傷為傅之無狀也。賈生食人之祿。忠人之事。一有過誤。引為己責。其心且謂傅梁王。而王至墜馬。天其天年。則平日所自許。一旦柄用。可以手致太平者。皆謬妄也。哭泣歲餘亦死。此淚當與萇叔碧血同寶矣。其忠厚惻怛。廉節志氣之耿光。可貫日

月乃軾不察史氏所稱亦死者承梁王死而言而轉以此
謂誼非篤論矣梁王未墜馬死以前誼何嘗自傷不用而
哭泣哉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
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
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
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
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
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
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
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

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

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削則變速而禍小不削則變遲而禍大此世所以傷錯之忠也雖然明知削之則反矣而不為備反計乎四顧羣臣既無可屬百萬兵者而可輕削之以激其反乎況有周亞夫之可屬百萬兵而不知孰云智囊也且夫宗社者猶人之神魂也百姓者猶人之肢體也天下有殘肢體以安神魂之理乎則亦豈有殘百姓以安宗社之理也聖賢處此豈果舍激之反而滅之之外無他道乎錯亦可為未能操刀而輕一割矣錯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天下騷然京師幾喋血劉氏果足為安哉劉而不

茅坤曰錯之誤在夙有怨於盎而欲借吳之反以誅之此殺機也鬼瞰其室矣何也以錯之學本刑名故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

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

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

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

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韓范富司馬諸賢。忘身為國。經理天下事。宵小懼不見容。則屢以朋黨目之。冀罔上以行其私。歐陽修作朋黨論。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蓋謂小人之交。必以爭利而壞。而君子之交。必以義合而成。徒欲矯當時之謬論。動人主之傾聽。而不自知其言之有弊也。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吾世宗憲皇帝作朋黨論。深斥其非。夫豈不知修之意。非欲為朋黨哉。特以其激烈過當之言。足使讀者悞會。而小人無

朋之朋方將藉口於修以亂黑白蓋凡所以斥修者正修言外之意所欲表襮於後世而未能者也軾殆亦有疑於其師之言義未圓足而不可為訓故為此續論歟蓋嘗讀大易而知文王周孔之心於朋黨實三致意也其在坤曰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謂西南者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衆力不足以濟故利得朋東方者受命之先北方者告成之候稟令歸功已無私焉而何有於朋類故利喪朋也其在比六三曰比之匪人謂六三應上六上在五上志不在君故為比之無首六三應之故為比之匪人也其在泰之

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包荒者寬裕溫柔也用馮河者發強剛毅也不遐遺者文理密察也然必終之以朋亡然後齋莊中正而大公無我之道備上下可以交而泰否則所為包荒之寬仁馮河之勇斷不遐遺之縝密皆不出於中正不出於中正則胥無足言矣若夫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云者戒六四以當下從三陽之正而不當上合二陰之鄰也其在同人曰同人于野亨于野云者猶路人也其六二曰同人於宗吝于宗云者猶宗黨也理之在天下華夏蠻貊本為一身豈必于

其宗黨乃可以同乎同人于宗吝之道矣于野同人非廓然大公之謂乎其在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九四一陽為豫之主天下由之以豫者也任大責重非獨力所能必得同德者以自輔非開誠布公奚以來諸賢之益故戒以勿疑則朋盍簪也然則苟非由豫大有得者固無所謂朋盍簪也不待言明矣其在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五曰大蹇朋來六二之蹇蹇者即九五之朋也其朋於九五者匪躬之故也大蹇匪朋其奚濟然惟濟天下之大蹇者朋來而非有所私否則但以喪朋為

利也其在解之九四曰解而拇朋至斯孚九四為震主解天下之難者必解去在下之小人而後君子之朋斯至解以緩難非朋奚濟解而拇者戒有所暱比也其在渙之六三曰渙其躬无悔克己復禮仁也其躬尚渙則於人無論也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君子無一人與為羣者而惟理之是視所為渙其羣也而理者人之所同得則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無一人而非其羣也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也所以為大羣者即其所為渙羣也六十四卦中戒朋黨者顯言之則十居二三焉若其微言之者又

未可以悉數文王周孔之心於此。諄諄若是。然則天下之治否。寧不以此為樞機乎。為人君為人臣者。其曷可以弗思。

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太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

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

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至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

乃。嗔。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子。之。言。為。然。吳。曾。人。倫。以。理。治。不。以。欲。治。唯。其。理。也。則。與。生。俱。生。生。不。息。乾。坤。不。毀。斯。道。不。壞。若。其。欲。也。則。雖。屬。毛。離。裡。生。同。胞。乳。同。懷。而。若。秦。越。然。各。有。所。嗜。不。可。以。相。通。各。狗。其。欲。則。各。化。於。物。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於。息。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細。故。也。孟。懿。子。問。孝。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天。下。之。為。人。父。而。不。欲。以。禮。自。居。者。豈。尠。哉。事。之。以。禮。則。曰。是。不。善。事。我。也。葬。祭。之。以。禮。則。人。又。議。曰。是。違。若。親。之。遺。命。也。然。則。孔。子。之。言。亦。有。不。可。行。者。乎。屈。到。嗜。芟。而。子。木。不。以。祭。亦。祭。之。以。禮。而。已。何。可。議。哉。柳。宗。元。非。之。蘇。軾。辨。之。當。矣。而。胡。友。信。又。以。軾。為。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盍。折。衷。於。孔。子。乎。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三

眉山蘇軾文六

論

論養士

論魯隱公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論管仲

論周東遷

論商鞅

論始皇漢宣李斯

論項羽范增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三

眉山蘇軾文六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

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

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業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

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

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軾以智勇辯力。比之虎狼。疑若言之無擇者。間嘗論之物。得氣質之偏。人得氣質之全。偏全之義。非即善惡之謂也。偏善偏惡之謂偏。全善全惡之謂全。虎豹終日不殺。則跳踉大叫。以洩其怒。必撲殺一物。乃已。麒麟騶虞。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間世一出。往往餓死。兩者決不可以相假。人則不然。其善量可以彌天地。則其惡量亦可以彌天地。如掌

之正反然故蠢愚冥頑者能小善而不能大善則亦能小惡而不能大惡智勇辯力者其能為善大則其能為惡亦大善可麒麟騶虞惡亦可虎狼也是以為人上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論魯隱公類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弒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魯之信史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

論魯隱公類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弒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魯之信史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

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

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

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為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

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從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元。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秦燔詩書而先王之典章茫然不可考。漢興未幾而呂后遂以女子居攝。幾移漢祚。當日匈奴尚知其非而為媖媢之語。以相誚刺。乃漢之公卿拱手以聽。莫敢誰何。亦人倫之大變矣。後遂以為典制。至於唐武后。後先相望。遺臭萬年。宋制仍之。雖屢得賢后。遠邁漢唐。然終不可以訓也。此程子傳易所以致意於坤六五之黃裳。而謂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歟。究其所以然。實以古人居攝之制廢而主少國疑。國無與屬。則以為莫如母后親而不知悖陰陽之義。即逆天地之性而必不可行也。軾之論千古不易矣。

論魯隱公
 魯隱公之難里克則施優來之
 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
 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
 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
 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
 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
 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
 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
 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
 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
 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
 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
 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
 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
 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

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

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軾謂亂臣賊子猶蝮蛇不殺之必被其毒洵矣然謂李斯

殺趙高可以捄死固不知死非可以殺人捄也況李斯亦未始非蝮蛇以蝮蛇殺蝮蛇而可以捄死哉斯陳六師以斬高扶蘇寧不德斯於一時然而扶蘇虎子蒙氏虎臣安知他日不以別故具斯五刑哉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繼之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之篤信好學信何信乎信夫死生禍福在天在人其於我無豪釐之損益惟現在所居之位各有當然自然之則為我所必由之道則不可以或過或不及也學何學乎學夫死生禍福之當前一不以動我心而唯於我現在所

居之位盡其當然自然之道而毋或過毋或不及也是故天下有道則見見者道也天下無道則隱隱者道也入危邦居亂邦必先有離經叛道之心而後入且居之既入而居之安往而得死所哉若夫龍逢比干之流則其現在所居之位即在危邦亂邦之中其死也正所為守死善道而不可以同年語也軾所論五人惟魯隱公不殺羽父則然矣若里克李斯者何暇與議誅亂賊哉若夫鄭小同王允之一死一不死皆無可哀蓋既置身於蝮蛇之側必非所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人也善哉孟子之言曰夫人必

自侮然後人侮之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

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

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為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

殫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元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

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與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至言篤論可為豈弟君子矣

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

春秋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

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
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
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項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
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
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儲欣曰并南宋百五十年小朝廷侮辱公亦若燭照而
數計也異哉或謂勢可以不遷而遷者周平也勢不可
不遷而遷者宋高也嗟乎使果不可不遷也當日京師

已破宗留守何累表而請還南陽議幸李相國何慷慨
而拜䟽觀留守且死大呼渡河而宋非不可不遷章章
明矣史載高宗置先生文集於左右披覽循環而於此
論若未嘗寓目者又可慨也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

疆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

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王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有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

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周語曰君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惟其患不均也故導而布之以使之均惟其患不安也故布而均之以使之安司牧斯民者為國家理財為利民用厚民生計耳豈計他哉古人有言食前方丈所嘗不過一臠廣廈萬間所

居不過尺地人君雖至食萬方要豈有異於人皇矣上帝肯使一人恣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若曰非以自奉吾以富國益所為惑者矣夫人各私一己故名已之肢體以為身私其眷屬故名眷屬之所聚處者以為家推而及於天下則無所私無所私而為天下所係屬之一人則名我民之所托足者以為國國者非他人民而已今取人民之所以養生送死之具頭會而箕斂之銖銖兩兩以成鉅萬而扁鐻於一處曰吾以富國其民至於凍餒而莫之省憂是何異聚粟帛而窖之使一家凍餒而曰吾以富

家取金錢而握之使一身凍餒而曰吾以富身哉亦可為
愚矣漢文景之世千里不持糧孝武用桑生而亭候蕭然
矣宋真仁之世雖未及文景而百年休養其民衣食滋殖
神宗用安石而戶口逃亡十室九空矣是謂之貧國則可
耳號為富國何富之有哉以筵為楹以厲為西施人之顛
倒往往如是禹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
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夫是數者之致亡也蓋必因是
而求桑王富國之術以遂其縱欲之樂也如其不然雖亡
其身未必能亡其國若夫直言桑王富國之術則亦不必

有是數者而不亡於其身必亡於其子孫矣豈特能貧國
已哉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

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
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
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
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
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
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
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
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
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

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
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
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
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
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
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
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
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
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

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

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用宦寺任法律之禍毒痛四海而卒乃身受之孟子所謂

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君臣之義非可偽為。楚懷王之立羽與增臣分定矣。項羽

矯殺卿子冠軍所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殺增不以此
 時去及弒義帝江南而增猶為羽謀如故則增之死久矣
 奚待疽發背哉軾曰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亦人傑也哉夫
 虎狼之威漢高未必不畏漢高畏虎狼虎狼亦俊傑耶

項增之不諳兵法之也下據漢高之也下據漢高之也下
 限其心而增猶為羽謀如故則增之死久矣
 奚待疽發背哉軾曰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亦人傑也哉夫
 虎狼之威漢高未必不畏漢高畏虎狼虎狼亦俊傑耶



